阿育王經卷第八　　寫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佛弟子五人傳授法藏因緣下

優波笈多因緣

尒時舍那婆私於大醍醐山起寺已即便思惟賣香商主名笈多生已未生見其已生其兒名優波笈多世尊所記无相佛我入涅槃百年後能作佛事生已未生見其未生舍那婆私以方便力教化賣香商主令其精進時舍那婆私一日多將弟子入其家別日與一弟子入其家復於一日獨入其家笈多當作佛事見舍那婆私獨来其家問言聖人何故獨无弟子隨從長老語言我是老人何得有人隨從於我若有人樂精進出家則有隨從笈多語言我樂在家受五欲樂不能出家若我生兒當隨長老長老言如是如是恒作此願勿令退失乃至笈多生兒名阿波笈多(論不正護)至其長大舍那婆私往至笈多所語言汝先有願若我生兒當與長老今兒已

生此兒有德汝當聽其隨我出家笈
多言我今唯有一兒若第二兒生當
與長老時舍耶婆私思惟此兒是優
波笈多不見其非是語笈多言如是
乃至第二兒生名陁耶笈多[illegible]至
其長大舍耶婆私往笈多處語言
汝先願第二兒生當與我今兒已生
汝當聽其隨我出家笈多荅言長老
勿瞋我有二兒共治家業一令見物
一令守護若第三兒生當與長老舍
耶婆私復更思惟此是優波笈多不
見其非是語笈多言如是乃至第三
兒生端正好色甚可愛樂過人之色
不及天色是故名為優波笈多是兒
長大其父留之以法治生多獲其利
時舍耶婆私往笈多處語言善男子
汝先願第三兒生當以與我今兒已
生汝當聽其隨我出家笈多荅言我
當作撍令其治生若長若退不得出
家不長不退乃聽出家是時魔王令
摩偷羅國一切人衆悉買其物令其
得利乃至舍耶婆私往笈多所時優
波笈多正在賣香長老語言汝心心

法生云何為善云何為惡優波笈多
答言我今不知心心法云何為善云
何為惡長老語言若心心法與貪瞋
癡相應是名為惡與不貪不瞋不癡
相應是名為善乃至長老復於異時
更往優波笈多所語言善男子汝云
何心心法生為善為惡答言我今不
知心心法云何為善云何為惡長老
言汝今欲知心心法為善惡者若能
受道除心心法惡我當作事時長老
以黑白土為丸而語之言若汝黑心
起取黑丸若白心起取白丸當作不
淨觀如所說念佛應當思惟是時優
波笈多欲善作心心法而取多黑丸
乃至不得一白丸復更思惟取二分
黑丸一分白丸復更思惟取半黑丸
半白丸復更思惟取二分白丸一分
黑丸復更思惟乃至一切白心起悉
取白丸是時摩偷羅國有婬女名婆
娑婆達多(翻天主與)其有一婢往優波笈多
處買香多得香還其主問言汝於何
處得此多香將不於估客偷此香来
婢答言有估客名優波笈多形色具

青

足言語微妙以法責物其主聞已於
優波笈多起婬欲心復令其婢至優
波笈多處汝當語彼云我欲與汝共
相娛樂乃至其婢白優波笈多優波
笈多言汝可荅彼我今相見未是其
時婢還白其主其主云彼不能以五
百銀錢與我是故不來復令婢往而
語之言我不須錢但須汝來共相娛
樂其婢復往優波笈多所說其此言
優波笈多猶荅言我今相見未是其
時乃至別有長者子往婆娑婆達多
所復有一商主從北天竺來將五百
疋馬及種種物至摩偷羅國至已問
摩偷羅國人此國何處有第一端正
女人國人荅言有女人第一端正名
婆娑婆達多商主又言我今欲以五
百銀錢及種種寶物往至其處是時
婬女貪其物故殺長者子取其身骸
置不淨處與後商主共相娛樂是長
者子親善知識於不淨處覓得身骸
往白國王國王語言汝可取彼婆娑
婆達多截其手脚及以耳鼻散置野
外乃至如王教令截其手脚散置野

外是時優波笈多聞婆娑達多手
脚被截散在野外即便思惟我於本
時不樂見之共受五欲今時欲見觀
其手脚及其耳鼻復說偈曰
昔以衆勝衣 及種種寶飾 如是等衆具
莊嚴於其身 若人樂解脫 欲厭離於世
是時不當見 寶飾莊嚴身 今時應往觀
无惕无歡喜 其色還本相 視之生厭離
尒時優波笈多將一小兒捉繖隨從
行至野外是時其婢憶念其恩住其
身邊驅逐烏鳥不令侵啄乃至其婢
語之先數遣喚優波笈多其人今来
起欲心耶其主聞之即便說言我好
形容今已毀壞實為大苦於此地上
為血所汙舉身皆赤我身如是云何
見之而起欲心語其婢言我手脚耳
鼻集之一處元令得見乃至其婢集
在一處以衣覆之是時優波笈多至
已對婆娑婆達多立而觀之婆娑婆
達多見優波笈多語言聖善昔時
我身堪受五欲于時遣使而言非時
今手脚被截在血泥何故而来復說
偈言

前時之身　猶如蓮花　大價寶衣
以為莊嚴　而无功德　故不見汝
我今如此汝何故來即身離莊嚴離
歡喜血為塗香見之驚惋優波笈多
荅言我今非是起欲心來為見貪欲
想及不淨想是故我來復說偈曰
以諸寶衣　及種種花　莊嚴汝身
見者心乱　一切衆人　有欲見者
以無物故　而不得見　今汝此身
散在諸處　一切衆人　無不見者
色還本相　離於莊嚴　臭處如是
尸骸共住　身薄皮覆　以血灌之
薄皮覆之　以宍泥之　千脉纏縛
處處周遍　此身如是　云何起愛
復說姊妹　外可愛色　世間人見
起於欲心　若知其內　即得解脫
貴賤尊卑　皆有臭尸　愚者見之
起於淨見　智者見之　起不淨見
此身臭穢　是不淨處　以種種香
用以熏身　此身可惡　垢膩膿血
種種衣服　以自莊嚴　身不淨篋
以水淨之　愚夫罪人　愛著此身
若有人聞　佛說善法　隨從受持
猒離五欲　樂解脫心　入寂靜林

阿育王經第八卷　第六張　寫

至月

至身

依道為後　渡有彼岸
婆娑婆達多聞其言深畏生死聞佛
功德變其意樂於涅槃即便說偈荅
優波笈多
如是如是　如汝所說　汝實智慧
有大慈悲　今當更說　如来妙法
乃至優波笈多次第說法所謂四諦
優波笈多更觀其身觀其身竟得猒
欲界以自說法故通達四諦得那含
果婆娑婆達多得須陁洹果是時婆
娑婆達多語優波笈多言善哉善哉
摩訶薩埵以汝力故覆三惡道大苦
惱處開發天堂涅槃之道復次如来
應等正覺及以法僧我今歸依復說
偈言
我徃歸依佛　兩足第一尊　佛眼若青蓮
天人中可貴　清淨離欲法　无上應真僧
乃至優波笈多以說法故令其歡喜
還歸本處去已未久婆娑婆達多即
便命終生於天上是時諸天為摩偷
羅國人說其生天諸人聞已供養其
身是時長老舍那婆私徃笈多所語
言汝當聽優波笈多隨我出家笈多

荅言我先有約令其治生不利不銳
乃聽出家乃至長老舍那婆私以神
通力令其治生不利不銳是時優波
笈多即自思惟稱量筭計不利不銳
舍那婆私更至笈多所而語言汝此
見是佛所記我入涅槃百年後當作
佛事汝當聽其隨我出家乃至笈多
聽其出家是時長老舍那婆私將優
波笈多往那哆婆哆寺與其出家受
具足戒至第四羯磨除一切結得阿
羅漢果是時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
言善男子如佛所記我入涅槃百年
後有比丘名優波笈多无相佛當作
佛事如是冊說佛弟子中教化第一
善男子汝當作佛法饒益優波笈多
荅言如是舍那婆私教其說法摩偷
羅國一切人民聞有比丘名優波笈多
无相佛當說法无量千人皆欲往聽
乃至長老優波笈多入三昧思惟見
佛說法處四衆圍繞如半月形復更
思惟世尊說法次第云何即見次第
謂欲味欲過欲出及四信等如是次第
乃至涅槃優波笈多亦如是說法是

時魔王於大衆中雨於真珠以乱人
心衆人乱故无有一人能見四諦優
波笈多見衆心乱即自念言誰作此
事以乱衆心即見知是魔王所作至
第二日倍多人来優波笈多更次第
説四諦真法是時魔王復更雨金以
乱衆心无有一人能見四諦優波笈
多見衆心乱即自念言誰作此事以
乱衆心即見知是魔王所作至第三
日復倍多人来優波笈多復更説法
是時魔王更雜雨珠金及作天伎樂
是時衆人未得離欲見色聞聲其心
變動不復聽法是時魔王即以花鬘
繫優波笈多頂乃至優波笈多思惟
誰作此事即知是魔王所作優波笈
多生意此魔王於世尊法藏常作乱
事何故世尊不教化之即自思惟是
我可化佛記於我為无相佛教化人
攝受故乃至思惟今欲化之是其時
不即見魔王受化時至是時長老優
波笈多取三死尸一者死虵二者死
狗三者死人以神通力變三死尸以作
花鬘往魔王處魔王見優波笈多生

阿育王經第八卷　第九張　寓

大歡喜優波笈多已受我化即便以
身欲受花鬘優波笈多自手縛之即
以死蛇繫其頂上死狗死人繫其頸
下優波笈多語魔王言如汝先以非
法之花以辱於我如是我今還以死
尸繫縛於汝汝今已與佛子和合若
有神力可以現我辟如大風能動海
水以為波浪而不能動摩羅耶山[illegible]
是時魔王欲脫死尸用力極多而不
能脫辟如蚋子不能移山魔王瞋忿
上昇虛空而說偈言
若我自不能　從頸脫死尸　有餘天能脫
其力則大我
長老優波笈多復以偈言
汝往歸依梵　及日月帝釋　入火及大海
不爆爛不脫　我以此死尸　繫著於汝頸
神力之所作　无有能脫者
尒時魔王往摩醯首羅及帝釋等三
十三天四天王為脫死尸而不得脫
復往大梵天處大梵語言善男子十
力弟子神力所作誰能脫之如大海
岸水不能破復說偈曰
如蓮花絲　縛於雪山　有能稱舉

壬身

此不為難　神通之力　死尸繫身
我今不能　為汝脫之　若我諸天
所有之力　不及如来　弟子之力
辟如餘光　不及火光　如此火光
不及日光
魔王語言云何教我所作我於今者
當歸依誰大梵語言汝今速往歸依
優波笈多如人於此地墮即於是地
得起汝今從其神力墮還從其神力
起是時魔王方知佛子神力為大即
便思惟復說偈言
若梵王歸依　佛弟子法藏　誰復能量
如来之神力　如来之神力　實能降伏我
但以慈悲故　是故不降伏
我今已知佛力不復廣說復說偈言
今我已知　世尊慈悲　心離煩惱
辟如金山　我無明故　處處乱佛
處處作惡　而不降伏
尒時欲界主魔王无逃避處離優波
笈多而思惟即捨愓心往優波笈多
處礼其足說言長老我從菩提樹間
乃至今日於世尊所起種種惡無量
無數復於娑羅國婆羅門舍佛往彼

處今不得食是我所作我所作惡佛
亦不嗔我或時化作龍虵惡鬼種種
可畏以怖世尊亦不嗔我長老今日
无有慈悲令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
皆見怪笑令我羞愧優波笈多言汝
无智慧不能思惟欲以如来慈悲功
德比於比丘辟如芥子比須弥山無
異螢火等彼日光取一掬水同於大
海如是沙門慈悲不得比十力慈悲
佛以是因緣汝所作罪佛忍受之魔
王言佛斷一切惑除一切疑有大忍
辱我以煩惱悪故常欲惱佛世尊以
慈悲覆護於我以是故佛不伏我長老
當說優波笈多荅言善男子汝今當
聽汝於佛多作衆悪種不善法除於
如来生信敬心无以除滅是故佛見
當来久遠不伏於汝復說偈言
汝心少敬重　如来則發起　從小增長大
當得涅槃果　汝所作衆罪　今但略說之
當以念慧水　洗除煩惱垢
尒時魔王念佛舉身毛竪如歌曇婆
花（不解翻）復說偈言
我多種種　普惱世尊　世尊不瞋

我願相應　如見罪過　父不責之
尒時魔王多時思惟佛恩以念佛故
令其心冷礼長老之足而說偈言
長老今日　已攝受我　能令於我
恭敬世尊　今以死尸　繫縛我頸
以為莊嚴　唯願大仙　以慈悲力
為我脫之
長老優波笈多言若能有約當為脫
之魔王問言云何為約優波笈多言
汝從今去莫惱比丘魔王荅言如是
如是復當去何教我所作長老荅言
世尊法藏當廣流布是我所作是時
魔王驚而復說教我所作長老荅言
汝今當知如来入涅槃百年後我時
出家世尊法身我已得見世尊色身
我所未見汝今為我所攝受故如来
色身汝當現我我於今者更無所樂
唯樂見佛身魔王偈荅
當共作約　若見我作　如来身色
不得見礼　此是一切　智恭敬故
長老礼我　我當自滅　令無有力
擔聖人礼　如伊蘭華　不能勝持
象牙所擔　故先共約

長老優波笈多荅言如是我不礼汝
魔王復言小待須臾乃至我入林中
猶如往昔有一長者名曰首羅我於
尒時欲乱彼故化作佛身金色晃曜
圓光一尋猶如日光如是色身不可
思議我今故作令人見者悉生信樂
是時長老優波笈多荅言如是即便
為除三種死尸為欲見於如来色身故
是時魔王即入林中化作佛身作佛
身竟從林而出辟如女人入屏帳裏
種種莊嚴莊嚴既竟然後乃出如来色
相无有辟喻令人見者无不歡喜辟如
采畫有種種色尒時魔王以變化色
莊嚴林竟又復作舍利弗以置右邊
作目揵連以置左邊復作阿難持鉢
在後摩訶迦葉阿㝹樓馱須菩提等
一千二百五十諸大聲聞圍繞化佛如
半月形作是化已往至優波笈多所優
波笈多見佛身色生歡喜心即從坐
起觀佛色身目不暫捨即說偈言
无常无慈悲　破壞如来色　如来无常故
滅色入涅槃
優波笈多緣念佛故心不能捨我今

見此化身見真佛无異一心合掌略
以偈讚
面勝於蓮花　眼勝優波羅　色勝衆花林
亦勝於真金　可愛過於月　光明過於日
智深過於海　不動過須彌　行勝師子王
眼瞬勝牛王
復次歡喜滿心大聲而說偈言
以心清淨業　今得此妙果　以自業所造
不由他所作　无量無數劫　脩淨身口業
具足行六度　莊嚴不嘗身　見者皆歡喜
捨家亦生愛　我今見如來　云何不歡喜
是時優波笈多思惟念佛故不覺是
魔以一切身礼魔王足譬如大樹根
折躃地尒時魔王驚而說言長老今
者不應乖約長老答言云何為約魔
王言先共作約若我作佛不應作礼
云何於今而見礼耶長老從地起小
聲答言我非不知如來涅槃如水滅
火但見如來其色微妙是故作礼不
礼汝也魔王聞言汝一切身分頂礼
我是云何而言不礼我耶優波笈多
言我不礼汝亦不乖約汝今當聽譬如
以上為佛若礼敎者但作佛想不作

土想我今見汝但作佛想不作魔想
尒時魔王即捨佛形供養優波笈多
還歸本處剋後四日魔王即自打鍾
令一切人悉皆聞知若欲生天及得
涅槃皆應往優波笈多所諮受正法
若有人未見佛者當往觀優波笈多
於是魔王說偈言
若人欲富貴 不樂於貧窮 若樂天上樂
及大涅槃樂 悉當聽受法 思惟其義趣
若人未曾見 最勝兩足尊 大師有慈悲
自然得聖法 悉皆應當往 優波笈多所
此人為世間 而作於明燈
尒時此聲遍滿摩偷羅國優波笈多
降伏魔王已摩偷羅國諸婆羅門等
一切人民皆往優波笈多所時優波
笈多坐師子座為衆說法心無所畏
猶如師子即說偈言
若人无有智 不登師子座 如狗登高座
深生大怖畏 如師子无畏 摧伏外道論
若能如是者 堪登師子座
是時優波笈多初所說法已次第說
所謂四諦是時无數人有得阿那含
果斯陀含果須陀洹果乃至一万八

金

千人出家思惟坐禪精進修道得阿
羅漢果於大醍醐山有石窟長十八
肘廣十二肘是時諸弟子已作所作
竟長老優波笈多語諸弟子諸弟子
中我已教化證阿羅漢果得阿羅漢
者取四寸籌置石窟中乃至一日中
有万八千阿羅漢取籌置石窟中是
時乃至海邊大地廣聞名聲知摩偷羅
國有優波笈多教化第一佛之所記

舍那婆私得道因緣

介時舍那婆私與優波笈多出家竟
優波笈多教化降伏魔王已為攝受
衆生故舍那婆私思惟攝受正法已
竟我今欲向罽賓國受三昧樂世尊
所記罽賓國是第一坐禪處是時舍
那婆私即往彼處入於石窟受三昧
樂有清淨凉風以吹其身即得阿羅
漢果受解脫樂而說偈言

者舍那婆私　觸五種三昧　於彼勝山中
端坐入禪定　令風中出聲　讚告罽賓國
是舍那婆私　今已得道果　必清淨自指
得無漏解脫　今舍那婆私　自說如是偈

阿育王經卷第七　第十張　[illegible]

阿育王經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阿育王經第八卷 第十六張